

書叢史襄國各來年十二

波蘭興亡鑑

著之長李 ✓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二十年來各國興衰史叢書

波蘭興亡鑑

李長之著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一六五七號

版權所有		波蘭興亡之鑑
編著者	李長劍	校對者
印行者	獨立出版社	獨立出版社
總經售	正中書局	正中書局
中國文化服務社	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	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
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		
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		一元實價

洪
蘭



序

在張譯的魯屯道爾夫全民族戰爭論上，有着蔣百里先生的一篇序文，他有這樣的話：「世界的火，已經燒起來了，——逃是逃不了的，不過三四年吧」。他這序文作於二十六年的一月，可巧沒有三四年，世界大戰果然掀起了！

在短短的幾個禮拜之中，已經滅亡了好幾個國家。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」，我們應該幸運自己抗戰了三年半而屹立如故！可是我們應該警覺，我們叨祖宗的深恩厚澤太太大了，但是我們應該自己去努力而未充分努力的却也太多了！

我不是什末國際問題權威，我本不應該獻醜。只是對波蘭的問題看了點書，也在腦子裏發了幾天酵，倒覺得其中頗有令人可以「深長思之」的地方。我雖不是國際問題權威，可是我是一個現代國民，現在就以一個現代國民的資格，作為貢獻給別個現代國民的一點薄禮吧。

臨了，我不能不說的，是我在執筆之際，因為不快意，幾乎中輟，却虧得我的愛友遞生給了我一些鼓勵，那末，這本小書，在我也就是一個可珍的紀念了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長之記

序

目次

第一章 緒言	一
第二章 國防地理上的缺陷	四
第三章 波蘭略史及其在十八世紀裏的三次瓜分	一〇
第四章 漢蘭復國運動的經過	一七
第五章 錯綜的國際關係中之掙扎	二六
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	三八
第七章 總國如何進攻波蘭	四六
第八章 第四次瓜分和瓜分後的慘狀	五九
第九章 波蘭亡國的原因之面面觀	六五
第十章 從波蘭說到中國	六八

第一章 導 言

人類的歷史真是不可想像的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是一千五百六十七天，雙方死傷的人數達三千三百萬（註一），所耗的戰費達二千餘萬萬美金（註二），大家提到戰爭就頭痛，可是時間沒有好久，還不到一世紀的四分之一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掀起了！這好像是騎腳踏車的生手一樣，一上車，明明提心吊胆，單怕撞到樹上或者電線桿上的，可是神差鬼使，不知不覺，就偏偏又撞到樹上或者電線桿上了。

有人說歷史不會重演，有人說歷史可以重演。太多的史實，我們不需要去引，只就這兩次相距不到四分之一世紀的世界大戰論，却都是先找弱國開刀。只是上次倒霉的是塞爾維亞，這次倒霉的是波蘭而已。

誰也沒有料到這次波蘭的命運比上次塞爾維亞的却還要慘。上次自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奧國對塞宣戰，到次年十月九日塞京攻陷，是隔了一年又兩個多月；可是這次自從前年（一九三九）九月一日德國開始進兵，沒到三十天，波蘭的國土已經被德國和蘇聯分割得乾乾淨淨了。

一個就人口論差不多等於我們江蘇省的五分之二，就面積論差不多等於我們把甯雅各屬割歸西康後的全四川省的國家，不到三十天，就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了。

就她最近這一次的復興論，固然立國不滿二十幾年，但是在她經過一百二十五年的亡國時期以前，她却已是有八百多年（九六〇——一七九三）的立國的信史了。經過八百多年的輝煌，經過二十幾年的曇花一現的復興，不到三十天，這個國家却重又度亡國的日子了，直讓人感慨不盡，也讓人戒懼無窮！

因為波蘭常常在國際席上給中國掣肘，又每每向暴日送一些秋波，她自己雖身爲弱國，但對其強弱國不僅不同情，反而常尋機欺凌，所以一般中國人對她很少好感。可是平心而論，波蘭這個民族也並不是太低下的。倘若我們論一個民族的高下，不要就她最低的成就作爲論據，而以她最高的成就作爲論據時（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算公平，我們評論德國人不也是拿她的天才像康德或者歌德所成就的而立論？）？我們斷乎不能根據像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德國笨僕役！），那末，這個民族無疑是應得我們極大的敬意的，因為她有發明地球繞日說的天文家哥白尼，她有發表輻射論（Traité de l'adéactivité）的化學家居禮夫人，她有大音樂家柴可夫斯基，她有大小說家顯克微立；此外，她還有民族領袖畢爾蘇斯基，這些人物都是時常榮列於世界上文化人士的腦海中的。

然而，她在文化上的這些成就，並沒阻止了敵人的覬覦，也沒挽救了她的危亡；因為，她之致亡之道是太多了。種種造因已成，所以不會倖免。

在紀元八世紀之初，波蘭便有一種傳說。根據這個傳說，在波蘭南部有一個名叫克拉

科（Krak）的軍人，他是一個強有力者，曾在瓦威爾山（Wawel Hill）上建堡壘，這就是後來克拉科城（Crackow）的起源。克拉科的長子曾為其次子所殺，於是克拉科便把他的次子驅逐了。克拉科死後，由他的女兒婉達（Wanda）繼立為女士。婉達女王是非常美麗的，因此許多王侯都來求婚。不過她統統拒絕了，她說她的愛人只有一個，這便是波蘭人民。這時有一個日爾曼王子叫利它加（Rytagar）的，聽了大不高興，於是興師向克拉科城進攻，誓欲強娶婉達而後甘心。但是因為婉達女王太美了，來的日爾曼兵都無心打仗，於是大敗。利它加也因此自殺。可是婉達女王看出日爾曼人之侵擾是不會有止境的了，遂自沉於維斯杜拉（Vistula）河中，她的意願是把自己當作河神的祭品，求河神能永保佑波蘭！

這個傳說包含了不少的真理。波蘭的富庶不啻與婉達女王的美麗，那些環繞的隣國便不啻是許多求婚者；婉達女王之愛國熱，現代的波蘭人似之；婉達女王之救國方法的不合實際，現代的波蘭人尤似之。而且，一千二百多年以前所在傳說中恐懼的日爾曼人，現在已果然如虎如狼地圍進自己的國土了。

（註一）陳叔諒世界大戰史，頁一八二

（註二）陳叔諒戰財政紀要

第二章 國防地理上的缺陷

就國防地理的觀點看波蘭，波蘭所處的地位是太不利了。

她沒有「崤函之固」的屏障，她的東西兩方都沒有自然的疆界；而且不幸又都是靠着兩大強鄰：一個是德意志，一個是蘇聯。

原來波蘭的地形是一個低地的平原，四面都是河流縱橫着，北部是許多湖沼，由那些約計四千多的湖沼地帶再低下去，便傾斜而至於波羅的海。但波蘭的海岸線並不是好長的，大部分爲拉脫維亞，立陶宛，東普魯士包圍着。東普魯士，不用說，是德國的一部分；拉脫維亞，立陶宛二國却是舊俄的領土，即使在蘇拉瓦助協定（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）和蘇立瓦助協定（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）訂立以前，也早已在蘇聯的政治控制之下了。所以波蘭的海岸，只留下西部由西普魯士和波森所合成的一長條（所謂走廊）的尖端，但這小小的尖端，却還橫亘着一個但澤自由市，但澤自由市却有日爾曼人壓倒的多數的勢力，和「走廊」同爲糾紛的根源。說來可憐，假若波蘭人不在但澤市之北自建一個琴尼亞商兼軍港的話，她連一個操縱自如的海口也沒有。然而琴尼亞港，她就可以好好利用了麼？也不然；因爲這個港距但澤市只有十七公里，是在德國的砲火射程之內的。波蘭的海岸這樣一個被封鎖的態，既難孤守，也無待。

只有波蘭的南部是有一道喀爾巴阡山脈（Carpatians），其高處達八千呎，已經超過森林可以生長的高度，上面是童童的石山，四季有着積雪。但是這個山脈阻礙了潮潤的東南風之侵入波蘭，對於波蘭人民生活的影響並不太好。就國防說，這個山脈是不是可以作為可資的天險了呢？也不盡然。因這道山脈有不少低而平的隘道，例如德克拉（Dolina）隘道，即高僅五百零二公尺，敵人是不難攀越的。

自從德國兼併捷克（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）以來，德國的勢力已侵入斯洛伐克，波蘭的南部已受有絕大的威脅，這時波蘭形勢已經是三面被德國包圍了，早已像被一個鉗子夾牢的狀態，與奧大利被併後捷克所處的地位絲毫無異。世界上感覺稍銳之士，早已為波蘭人捏着一把汗。

波蘭的北邊，海岸既那樣坦，那樣被包圍；南邊的山脈却又這樣不濟事，而且時時在威脅之中，至於東對蘇，西對德，乃是浩浩蕩蕩的達蘭平野，國勢強還好，可以便於自己打出去，國勢弱便於敵人打進來了！

如果僅僅這樣還不要緊，糟糕的是波蘭有許多寶藏。「四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」，波蘭又不幸是一個懷璧的匹夫。更不幸波蘭的這些「璧」都靠德國的邊彊太近！

他們不妨藉機會對波蘭的政治地理作一鳥瞰，以便對她的經濟分佈更明瞭些。喀爾巴阡山脈的斜坡北部和高地東部是加里西亞（Galicia），這在上次歐戰之前是奧國的一部。

維斯杜拉河 (Vistula) 是自波境西南，北流而經京城華沙 (Warsaw)，會合其支流布格河 (Bug)，西北流經但澤，而注入波羅的海的。這是灌溉全國最大的河流。維斯杜拉河之西，號稱小波蘭，是古代波蘭王國的中心，此地有一城叫克拉科 (Cracow)，這便是古波蘭王國的首都。這地方有設自一三六四年的大學，是歐洲最古的大學之一。大天文家哥白尼即曾在這裏習他的數學。

波境南部高原之西端是上西里西亞 (Upper Silesia)，這原是上次大戰前德國領土的一部分，戰後爲德國、捷克、和波蘭三國爭執的一個焦點。

波蘭的西境是所謂「走廊」，包括西普魯士大部和波森 (Posen)。這在上次大戰前原是德國的兩省。

波蘭北部維爾諾 (Wilno) 一帶，是立陶宛的舊地，維爾諾原是古代立陶宛的國都。總之，在上次大戰前，南部加至西里屬於奧，西部「走廊」屬於德，其餘部分都是帝俄的舊土。

以經濟的關係論，主要富源多半在西南一區。先說農業，波蘭有三個大農區；第一個農區即在波蘭西部，介于但澤華沙與波森之間，而波森附近及走廊的中段，尤稱富足。華沙距東普魯士邊界僅一百三十公里（成渝公路四四四公里，航行航程二百九十九公里），波森距德國邊境僅七十公里，這都是很容易被德國佔領的。第二農區在南波丘陵地帶，沿喀

離巴阡山之北線，這裏是波蘭著名黃土地帶，農業發達，而中段加里西亞平原，尤稱肥沃。第三個農業區在波蘭東南角，即勞夫（Lwow）以南之地，這裏也是黃土區域，比之東隣的俄屬烏克蘭，不相上下，這地方雖然離德國邊境遠了，然而逼近另一個強國——

再說工礦區。波蘭的煤礦集中在西南角一個小區域裏頭，分為三個煤產地，以上西里西亞為最富饒。此區煤田廣達一萬五千七百公里，是歐洲著名大煤田之一，戰前屬德，戰後割給波蘭。這一區的煤，佔全波蘭所產四分之三，波蘭之所以成為歐洲第五產煤國，僅次于英、德、法者以此。上西里西亞的重要城市，有卡篤維茲（Kattowitz），距德國西里西亞省的邊界僅數公里。次要的兩個煤區，一是多不羅瓦（Dobrowa）在卡篤維茲以北約十五公里；二是克拉科，在卡篤維茲以東約六十公里，兩地距邊疆也都還是太近了。

產鐵區仍是在這一帶。波蘭產鐵年約五十萬噸，產鋼年約百萬噸，在歐洲是第九位，產能自給。鋼鐵產區一在色斯多莫瓦（Czestochowa）西南距德國邊境僅三十公里。這地方在上西里西亞之北，其產鐵量佔全波蘭的五分之四。其餘五分之一的鐵，却就產在上西里西亞境內，和德國的境更近了。

此外賓德辛（Będzin）產鋅最富，佔歐洲第三位，僅次于比利時與德國，可是她距西里西亞德波邊境僅僅二公里。

四、防地理上的缺陷

波蘭興亡錄

八

波蘭最大的岩鹽礦是在克拉科東南和加里西亞的西端。產量佔全國五分之四。因爲波蘭的海岸只有一百七十公里，所以煮海取鹽，是爲數極少的，鹽的來源，便以岩鹽爲首要。鹽不只關係民食，在國防工業上，所系尤重。可是這個大產鹽區距德國西里西亞也不過一百公里，南距斯洛伐克也不過七十公里，所以也不難爲敵人所擄取。

只有波蘭的石油產區還好，是在岩鹽產區之東約二百公里之地。波蘭是歐洲第三個石油生產國，其產量雖然只佔全世界產量千分之二，當然不能與美蘇及羅馬尼亞比，但是也能自給自足，在多數不產石油的歐洲國家中，也就夠人類思染指的了。不錯，這個石油區距德國邊境很遠，但是她和匈牙利的新疆界的距離不過平均七十公里，中間雖然有喀爾巴阡山之隔，然而德軍倘或假道于匈牙利，或者由斯洛伐克東北角的德克拉隘道以東侵，這都是可能的，所以這地方也就不易高枕無憂了。

波蘭的工業，以輕工業中的紡織業爲最發達。所用工人約佔全國工業工人百分之三十。紡織工業中心有三個，一是羅慈（Łódź），毛麻各項紡織業均極興旺。東北距華沙，西南距國西里西亞邊界差不多相等，都是一百三十公里左右。二是比列慈（Bielszowice），比利亞（Bielsko），這都在上西里西亞之南，距捷克邊境只有二三十公里。三是貝里斯多克（Bialystok），在華沙東北一百七十公里，距東普魯士邊界僅七十公里。

我們知道波蘭是農業國，櫟麥的產量最多，佔全世界百分之十四，位列世界第三。家

畜的出產也很可觀，就猪一項而論，波蘭居全世界五大產豬國之一。甜菜糖的製造在歐洲佔第四位。波蘭的森林，在歐洲佔第六位。

你看，波蘭的防守地勢是那樣劣下，物產却又這樣豐饒，那末，那個利它加王子爲何不爲這婉達女王的美麗而進兵呢？

第二章 波蘭歷史及其在十八世紀裏的三次瓜分

一個民族的歷史常常影射着後來的命運，好壞皆然。波蘭在十八世紀却是瓜分過三次的。

現在不能不簡單地回溯一下波蘭的歷史。在一千三百年以前，中歐一帶多半是半野蠻民族，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斯拉夫民族，據說斯拉夫民族中有一名叫勒禱（Lech）的人，這就是波蘭民族的始祖。勒禱有兩個弟弟，一是捷克（Czech），一是羅斯（Ross），他們一同率部南下。

波蘭的真正歷史，開始於九六〇，這是波蘭公審岐斯拉夫第一（Mieszko I）即位的時代。這時日爾曼民族已經一度侵入過了。同時天主教也輸進了，於是大部波蘭人都成為忠實的天主教徒。

在十一世紀中，波蘭的國王和教會發生衝突，因此教皇下令波蘭不得用王號至二百年，在這二百年間，波蘭的統治者都是由選舉產生，波蘭地位降為公國。

在十二世紀之初，波蘭之南是匈牙利，這在當時是波蘭的同盟國。東邊是俄國，西北是普魯士，普魯士與波蘭常常衝突。普魯士之東為立陶宛，開發比較遲些，但和波蘭的關係却最深。

波蘭的黃金時代是在十四世紀之末；至十七世紀而衰。

在十六世紀之初，國會勢力興起，他們採取一種「自由否決制」(*Liberum Veto*)，遇到國王有提議時，只要有一人否決，那提議即須擱置，所以即使有任何雄才大略的英主，也難以有所施展了，這是波蘭亡國的最大原因之一。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永遠是不適宜於生存競爭的，民族和個人都如此！

宗教問題也常是招致侵略的一種禍苗。因為新教徒常求助於普魯士，希臘正教徒則常求助於俄。於是俄和普便常拿宗教問題來作為干政的藉口。

同時，以選舉方法而得的波蘭王位，落在波蘭人手裏的時候並不多，一六七四年當選的約翰第三(John III Sobieski)，乃是波蘭人當選為波蘭王的第一次。波蘭人的政治地位如此，被征服的觀念早已深中於人心，這對於一個民族的生存競爭乃是極不利的。

約翰第三死於一六九六年六月十七日，舊波蘭的光榮歷史，到這裏告終。

波蘭的第一次瓜分是發生在一七七二年二月十九日。原來這個時候普魯士王腓德烈(Frederick The Great)正野心勃勃，常想向鄰國進犯。而俄國女皇喀德林(Catherine)自要其夫暴卒後，取得政權，也很想吞併波蘭。所以在一七六四年五月國會開會時，俄國軍需一萬五千人便把國會包了，而普王與俄女皇乃以金錢收買議員，想選舉史托斯(Stanislas Poniatowski)為王。不用說，這個王乃只是一個傀儡而已。

波蘭略史及其在十八世紀裏的三次瓜分